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齊文紀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譚世緯

南齊文紀卷七

明 梅鼎祚 編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歷吏部尚書郎下獄死

辭隨王子隆牋

子隆為荆州刺史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敕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時荆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

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東西或以嗚悒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眺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

藩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惟待青江可望候歸艎于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横集不任犬馬之誠謝宣城集　顧南齊書作思翩作飃亂南史作泛

為王敬則謝會稽太守啓敬則晉陵南沙人歷太尉大司馬舉兵反敗誅

臣本布衣不謀遠大折衝之勤不舉燮理之義何階常

恐覆餗是貽咎徵斯應陛下繼歷聖統日月重光得以桓圭衮服拜奉歲時視滌獻牲鞠躬郊廟而鴻恩妄假覆授龜符玉節邁於雙璜表東倂于四履臨邊三事旣謝張温頼川再撫亦慙黄霸

朓為敬則壻其謀起兵朓先啓聞

謝隨王賜紫梨啓

味出靈闗之陰旨珍玉津之澨豈徒真定歸美大谷慙滋將恐帝臺妙棠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甘仙籍雖秦君傳器漢后推飡望古可儔於今何答

謝隨王子隆賜左傳啓

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恩勸挾策慈勗下帷眺未窺山笥早懵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旣困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籯金遺其貽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厚

並藝文類聚

窺初學記作覩

為宣城公拜章

惟天為大日星度其象謂地蓋厚河岳宣其氣斯冕旒所以貞觀袞職所以代終慙下穆而上尊豈南征而北

怨何以克詠九歌載宣七德銘彼旗常勒斯鐘鼎

為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

如其懸旌灞滻刷馬伊穀灑酒望屬車之塵整笏侍升平之禮陛下訏謨玄覽欽若宏圖鑒臣匪躬共申爕訓雖量能之請近遂微躬則弘長之風足軌來世

為明帝拜録尚書表

升降玉階對揚休命六轡在手千里何偕司會天官之統尚書百僚之本弘之即庶績惟凝替之則彝倫斯斁

修身踐言本慙吾美果行育德未階大正妄屬負圖之寄多謝五仁之績操檜檝于龍津荷梓梁于雲構無以輔位明堂遺象麟閣

為百官勸進齊明帝表

臣聞時乘在御必待先天之業神化為皇乃叶應期之運況復湯孫有緒纂堯惟德舊邦佇新復禹歸祉大齊之權與實歷孕育前古昭格四海克酬三靈而嗣命疾威藩鄙叛渙委裘御寓彝鼎如忽陛下文思體道徇齊

作聖翦應龍于冀州戮長蛇于沮水榮光之瑞昭回延喜之寶潤色天眷爰發人謀咸贊伏願陛下仰荅靈祇弘宣景命誕受多方奄宅萬國

齊明皇帝謚册文

維永泰元年九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諱仰惟大行皇帝早棄萬邦聖烈方遠式遵帝世俾暢鴻猷咸以為無名以化則言繁莫宣其道有求斯應則影響庶圖其功所以永言配命寄心宗極光昭令德允樹風聲伏惟大行

皇帝令信四時齊明日月創光大于登庸通機神于授
命因時以暢藉九萬而輕舉天保既定運四海而高臨
及乃開物成務重維國紐風作草偃心往如神左賢右
戚内樂外禮緝五材以教民申三驅而在宥用能盡德
般薦美善斯畢皇矣之業既孚烝哉之道咸備景化方
遠厭世在天龜筮告期遠日無改仰則前王俯詢百辟
累德稱睿允極鴻名謹命某甲奉太牢之奠謹上尊謚
曰明皇帝廟號高宗天人允協神其尚饗嗚呼哀哉文苑

英華　求藝文作來令信作合信齊明作齊光
光大作保大風作作風行心作化盡德作盛德

齊敬皇后哀策文　明帝后劉氏名惠端彭城人帝崩遷祔山靈眺撰哀册文

齊世莫有及者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祔于某陵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乃使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翠帟舒阜玄堂啓扉俎徹三獻筵卷六衣哀子嗣皇帝懷屓衛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赴時無二展旋詔左言光

敷聖善其辭曰

帝唐遠冑御龍遥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肇惟淑聖克

柔克令清漢表靈曾沙膺慶爰定厥祥徽音允穆光華

治祉榮曜中谷敬始紘綖教先穜稑睿問川流神襟蘭

郁先德翳光君道方被于佐求賢在謁無詖顧史弘式

陳詩展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亂斯俟四教罔忒思

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南國軒曜懷光素舒

佇德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方年沖藐懷袖靡依家臻賓

業身嗣昌暉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帝遷明命
民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空悲故劒徒嗟金穴璋
瓚奚獻禕褕罔設嗚呼哀哉馮相告祲宸駕長往貽厥
遠圖未命是獎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陋蒼
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陳象設于園寢
兮映輿鋄于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繼
池綍于通軌兮接龍帷于造舟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
澹而不流嗚呼哀哉藉閟宮之遠烈兮閳纘女之遐慶

始協德于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暮方纏于賜衣兮哀日隆于撫鏡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于遺詠嗚呼哀哉

為隨王槩東耕文

轂蹕星景穡表蹈先八政奚首六府兹宣弊嗟非國登頌有年一夫或怠望歲誰天

祭大雷周何二神文

大過在運小雅盡缺瓊鏡日淪金車未晰周生電斷神

謨英冠正因部竒風斂雲散晉德如燬功資叶贊山無猛鷙時曠忠賢流王于彔龜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上國斬鯢中川紛綸凱入氛氲配天

為諸娣祭阮夫人文

婉婉嬪德幽閑媜性眄史弘箴陳詩嫺詠嘉言足題清暉可映契闊未幾音塵如昨中景遽傾芳木先落疇昔交觴享也虚薦帶上先結握中遺扇迸淚失聲潺湲如霰

臨海公主墓銘

長發有祥瑤臺乃搆玄鳥歸飛北音斯奏聿來徐土禎符爰授帝體靈柯穠華以秀飾館東魯言歸景族有教公宮無縶車服既肅朁珥亦崇湯沐率禮衡門降情雲屋彼月斯望在鈞維縉瞻須配景望燭齊神靈華崐岫滅采上春慈纏雲陛悲動外姻鬱彼崇芒睠然城輂輜翟按轡龍旒徐轉

新安長公主墓銘

氛氳長發時惟睿文誕茲明淑玉振蘭芬譽宣女師德侔高行肅穆嬪風優游闈正撫事成箴臨圖作鏡如何冥默方春委盛

鬱林王墓銘

綠車旖旎翠翹掩映癸貳戲良臨祧弛盛毀德歸桐棄尊君鄭

宋海陵王墓銘

趙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慶歷中予在金陵有饔人以一方石鎮肉視之若有鐫刻試取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謝朓撰并書字如鍾繇朓集不載　藝文

類聚載十二句未全

中樞誕聖膺歷受命於穆二祖天臨海鏡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無兢嗣德方衰時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啓載驟載㺚高闢代邸庶辟欣欣威儀濟濟亦既負扆言觀帝則正位恭己臨朝淵默虔思寶締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明德西光已謝東旭又良龍纛夕儼葆挽晨鏘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長載驟載㺚藝文類聚作載驅軨轄

為録公拜揚州恩教

昔呂南分陜流甘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屬負荷任摠侯伯受餞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雜會四方是則面向隅之矜斯積納隍之歎猶繫輿念下車無忘待旦其齊禮導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寛申在宥之澤

餉諸葛璩教 朓為東海太守

昔長孫東組降龍丘之澤文舉北輜高通德之稱所以

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轍前修

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邪聞事

親有啜菽之窶就養寡藜烝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

茲五秉可餉穀百斛

訓德賦序

右衛沈侯以冠世偉才眷余以國士以建武二年余將

南牧見贈五言余時病既以不堪莅職又不獲復詩四

年余忝役朱方又致一首廹東偏寇亂良無暇日其夏

還京師且事讌言未遑篇章之思沈侯之麗藻天逸固難以報章且欲申之賦頌得其盡體物之旨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言既未敢為詶然所報者寡於德耳故稱之詶德賦

思歸賦序

夫鑒之積也無厚而納窮神之照心之徑也有域而懷重淵之深余少而薄遊身缺防方思俄然萬里晩而自省諒非一塗

坓鷟賦序

有門人斃一坓鷟因以為獻予旹命以登俎用待賓客客有愛其羽毛請余為賦

謝朏字敬沖莊次子歴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

與王儉書

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閟景山壑凌氣風霞次則取縉捨簪藝為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自兹已降參差萬

緒或跡若明晦或才兼默語若桓譚之褰俗馮衍之忤時北海之凝峭中散之峻絕率以方寸之情喪不訾之德蓋無取焉若相如之愛奇任達偉長之淹粹弘遠樂廣融通裴楷夷淡彼四賢者並純神絕景狥物傷意甚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暗咫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晙然揣而論之寔山阿之不肖者也藝文類聚

與弟瀹書瀹字義潔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

朏侍中求出為吳興太守明帝諱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朏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為

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 初朏為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别朏指瀹口曰此中惟宜飲酒瀹建武之朝專以酣飲為事

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南史 尺牘云今致數斛酒可力飲酒勿豫人事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常俊弟文章談義皆為後進領袖歷大司馬從事中郎

為豫章王嶷上武帝請改葬故巴東王子響表

子響初養於嶷及以逆誅絶屬籍賜姓蛸氏武帝後亦追憐之豫章王嶷欲求葬子響台繪使為表繪求紙筆須臾便成嶷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乃嘆曰禰衡何以過此表上不許 劉繪傳

臣聞將而必戮炳自春秋鑿于甸人著于經禮猶懷不忍之言尚有如倫之痛豈不事因法往情以恩留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情一朝致陷凶德遂使迹隣非孝事近無君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襄矢倒戈歸罪司戮即理原心亦既迷而知返釁骨不收羣魂莫赦撫事惟往載傷心目昔閔榮伏戾愴動墳園思荆就辟側懷丘墓皆兩臣釁結於明時二主議加於盛世積代用之為美歷史不以云非伏願一下天矜爰詔蛸

氏使得安兆朱邪旋窆餘麓微列葦轄之容薄申封樹之禮豈伊窮骸被德寔且天下歸仁臣屬忝皇枝偏留友睦以臣繼别未安子響言承出命提攜鞠養俯見成人雖輟肩蕃條歸體琁萼循執之念不移傅訓之憐何已敢冒宸嚴布此悲乞

虞羲字子陽會稽人始安王侍郎兼建安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見集序　南史字士光餘姚人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官至驍騎將軍又云卒於晉安王侍郎

與蕭令王僕射為袁彖求謚書彖隆昌元年卒謚靖子

袁侍中體高亮之弘姿挺孤竒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
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目幾義窮
神言非義而不發容遵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
處顯不驚道均無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
所不聞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崑岳摧鋒四
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横議
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徽謚
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

者哉藝文類聚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歷後軍行叅軍父閑坐始安王遥光反被誅厥感慟而卒

與沈約問聲韻書

先是宋太子詹事范曄與諸甥姪書自論云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爽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至齊永明末盛為文章厥與沈約謝脁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有平頭上尾蠭腰

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云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黄律吕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厥意謂不然與約書約荅之然約論四聲妙有詮辨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

范詹事自序性別宫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暗與理會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顔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宫商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

於玄黄摘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韻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耶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説興玄黄於律吕

比五色之相宣茍此秘未覩玆論為何所指耶愚謂前
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
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
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
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
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
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于
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

合少謬多義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人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于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于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于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沈約答書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别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
韻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
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
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
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耶此蓋曲折聲韵之巧無當
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
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别
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

謂此意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所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此並南齊書 炳南史作煥末句亦不辨盡此

樂藹字蔚遠南陽淯陽人仕齊為南康王西中郎諮議參軍入梁終廣州刺史

與竟陵王子良牋

豫章文獻王嶷寛仁弘雅有大成之量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嘗為江荆湘三州刺史羣吏中藹與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嶷後藹與竟陵王子良牋

道德以可久傳聲風流以浸遠揮稱雖復青簡締芳未若玉石之不朽飛翰圖藻豈伊雕篆之無沫丞相沖粹表于天眞淵照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務之規故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眇邈睿算不追慼纏

奉車恨百留滯下官夙禀名節恩義軫慕望墜結哀輒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壟首庶徽猷有述茂則方存昔子香淳德留銘江介鉅平遺烈墮淚漢南况道尊前往惠積聯綿者哉下官今便反假無由躬事刊斲須至西州鳩集所資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

與右率沈約書

藹與約書求為豫章王碑文約答書辭之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為文

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孚遺事金石更非後亡
丞相獨秀生民傍照日月標勝丘園素履穆於忠義譽
應華袞功迹著於弼諧無得而稱理絶照載若夫日用
闇寂雖無取於錙銖崴功宏遠諒有寄於衡石竊承貴
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荆南閼感無地且作紀江漢道
基分陜衣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盡禮我州之舊
俗傾壘罷肆鄙土之遺風庶幾前烈或不泯墜荆江湘
三州策名不少竝欲各率毫釐少申景慕斯文之託歷

選惟疑必待文蔚辭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辭訓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榮譽澤遍衣食永惟道蔭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目崩心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壽吾儕小人貽塵帷蓋豈圖一旦遂按此請

沈約答書　楊云文選有此碑文又作答劉繪誤

丞相風道引曠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旦懋遺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

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絶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迨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内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閈鄙人名不入第歘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顔已不覺汗之沾背也並南齊書

奏請朝直和帝中興元年融為左丞奏詔可

敕旨以軍旅務殷且停朝直竊謂匪懈于位義昭夙興國家舊典不可頓闕與兼右丞江詮等參議八座丞郎

以下宜五日一朝有事郎坐待下鼓無事許從實還外

何諲之

祭魚用鮮槁議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議桑惠度駁不行

今祭有生魚一頭干魚五頭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鮮其數宜同稱膚足知鱗革無毀記云槁魚曰商祭鮮曰脡祭鄭注商量脡直也尋商旨裁截脡義在全賀循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今鮮頓删約槁皆全用謂宜鮮槁各二頭槁微斷

首尾示存古義

國子助教桑惠度議

記云尚玄酒而俎腥魚玄酒不容多鮮魚理宜約干魚五頭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於五味以象酒之五齊也今欲鮮槁各雙義無所法

功臣配饗議永明十年詔故太宰褚淵太尉王儉司空柳世隆驃騎大將軍王敬則鎮東大將軍陳顯達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太祖廟庭祠部郎何諲之議

功臣配饗略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位具書贈官爵

謚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廟庭不宜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名板爲得其衷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仕宋南海太守齊中散大夫入梁終臨海太守

服色宜依姓尚議齊時玉金輅建碧旂象木輅建赤旂永明初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議駁不行

齊德尚青五路五牛及五色幡旗並宜以先青爲次軍容戎事之所乘犧牲犓握之所薦並宜悉依尚色三代

服色以姓音為尚漢不識音故還尚其行運之色今既
無善律則大齊所尚亦宜依漢道若有善吹律者便應
還取姓尚

太子僕周顒議

三代姓音古無前記裁音配尚起自曼容則是曼容善
識姓聲不復旁假吹律何故能識遠代之宫商而更迷
皇朝之律吕而云當今無知吹律以定所尚宜附漢以
從闕耶皇朝今以行運為所尚非闕不定于音氏如此

設有善律之知音不宜遵聲以為尚

議五輅奏永明中曼容為步兵校尉奏時駁不行

宋大明中尚書左丞荀萬秋議金玉二輅並建碧旂象革木輅並建赤旂非時運所上又非五方之色今五輅五牛及五色幡旗並請准齊所尚青色隋書

庾曇隆通直散騎常侍

論郊壇立宮室啓建武二年詔付外詳隆議不行

伏見南郊壇員兆外內永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檢案

經史無所准據尋周禮祭天於圜丘取其因高之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氣物自秦漢已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間並無更立宮室其意何也政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通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為退息太始薄加脩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往年工匠遂啓立瓦屋前代帝王豈於上天之祀而昧營構所不為者深有情意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

文以素為貴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允太靈俯愜羣望

國子助教徐景嵩議

伏尋三禮天地兩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陶匏不載人君偃處之儀今棟瓦之構雖殊俱非千載成例宜務因循

太學博士賀瑒議

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氈

案以氈爲牀於屋中不開郊所置屋宇

驍騎將軍虞炎議兼左丞王摛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議並同曇隆

驍騎將軍虞炎議

誠慤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竹宮望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之興帷宮謂無簡格

祠部郎李撝議

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云尸次

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于郊祀立尸之言理應關于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省宗廟旅幕可變為棟宇郊祀氊案何為不轉製檐甍

論封國啓　鬱林弟昭秀初封臨海王明帝建武二年曇隆啓改封巴東王

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内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為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内不復别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私申愛有乖訓准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

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内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出典外州

蕭琛字彦瑜蘭陵人仕齊尚書左丞入梁歷侍中特進

嗣君即位廟見議明帝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有司議廟見不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從之

竊聞祗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册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

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紀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宫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即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别謁之禮竊以為不然儲后在宫亦從郊祀

若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無假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為廟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並皆謁廟既同有蒸嘗何為獨修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號已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宜遠纂周漢之盛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駿奔萬國

曹思文

上諫廢學表建武四年正月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尚書符依永明舊事

廢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

古之建國君民者必教學為先將以節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習與性成也是以忠孝篤焉信義成焉禮讓行焉尊教宗學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煥於古典虎門炳於前經陛下體睿淳神纘承鴻業今制書既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者有以擬議也若以國諱故宜廢昔漢成立學爰洎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有國諱也且晉武之崩又其學猶存斯皆先代不

以國諱而廢學之明文也永明以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也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治也天子於以諮謀焉於以行禮焉記云天子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又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酳以教諸悌也于斯學是天子有國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學事也今引太學恐非證也據臣所見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三千人既多猥雜惠帝時欲辨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

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天子去太學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去太學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氏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成故國學太學兩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繫廢興於太子者此永明之鉅失也漢崇儒雅幾致刑措而猶道謝三五者以其致教之術未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諷誦相摩今學非唯不宜廢而已乃宜更崇向其道追望古作規使郡縣有學鄉閭立教請付

尚書及二學詳議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郯人歷丹陽尹進司空謀廢東昏侯賜死

奏劾蕭元蔚等永明初富陽人唐寓之賊起州縣多委職散走御史中丞徐孝嗣奏武帝詔元蔚等免思祖諱文季原闕諱乃西昌侯鸞爲明帝

風聞山東羣盜剽掠列城雖匪日而殄要暫干王略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惡應有攸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赤奮等縣爲首掠破掠並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愍

還臺赤奮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率領吏民相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杭縣被劫破令樂琰乃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諸暨縣為劫所破令陵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隱慝職啓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因承乏摠任是尸涓誠匑効終焉無紀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諱任屬闗

河威懷是寄輟下禁止彪琰詢思祖文季視事如故諱等納贖論

上明帝立屯田表建武時連年虜動軍國虚乏孝嗣表立屯田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竟不施行

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陌壃里長轂盛于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于漢室降此以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爲論則賒即以當今宜有要術窺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澀聚糧待

敵每若不周利害之基莫此為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牢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脩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邉備既嚴戍卒增衆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饑色可為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漑之源善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啓允合請即使至徐兖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

規度勿有所遺别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略不可計

婚禮議永明中世祖以婚禮奢費敕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腶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令止遺舅姑也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議

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懽兩姓年代汙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士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深宜

損益桒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輒醮以酒故醮辭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醮二三之義詳記於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醴而猶用醮辭實為乖衷尋婚禮實餕以四爵加以合卺既崇尚質之禮又象泮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酳用卺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于三然後用卺合儀注先酳卺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

言太古之時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崇節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巹以鏁盖出近俗復别有牢燭雕費采飾亦虧曩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治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已下冠畢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醴即用舊文於事為允婚亦依古以巹酌終酳之酒並除金銀連鏁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燒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斲雕

可期移俗有漸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歷雍州刺史末行謀廢東昏侯見殺

移魏廣陵侯此雖未言移書然亦不言為文按其體式如未語者竟是書耳

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魏廣陵侯

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橫海所以棄甲于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

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今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恥耶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艫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鼈不通飛鳥斷絶偏師淮左其不能守昳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請子之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别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太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大

半僅以身返既智屈于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筭失所為至今為笑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

南齊書

曹虎字士威下邳人齊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為東昏所殺

答魏主元宏書建武四年魏寇沔北虎為雍州刺史頓樊城宏移虎書虎答

自金精失道皇居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顧瞻中原每用弔焉知棄阜蘭隨水遷淵伊川之象爰在兹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鄰是卜樊漢

無幸咫尺殊風折膠入塞乘秋犯邊親屬窮於斬殺士女困於虔劉與彼蠢左共為脣齒仁義弗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氊裘妄自尊大我皇開運光宅區夏而式亂逋逃棄同即異毎欲出車鞠旅以征不庭所集千戚兩階叛命來格遂復遊魂不戢亂猾孔熾孤㹅連率任屬方名組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卒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

金鉦戒路雲旗北掃長驅燕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遠相為憫然南齊書

江祀字景昌濟陽考城人歷南東海太守為東昏所殺

薦處士諸葛璩璩字幼玫琅邪陽都人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于明帝璩

不應

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為議曹從事

張沖字思約吳郡吳人歷郢州刺史進征虜將軍

報鄧元起書 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入梁為益州刺史坐罪于州獄自縊

元起為武寧太守永元末蠻帥田孔明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討平之時郢州刺史張沖督河北軍事元起屢與沖書求旋軍沖報書乃表元起為平南中兵叅軍事

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荊棘生焉 梁書

庾弘遠 徐虎龍

為陳顯達與朝貴書

顯達從太祖有功歷太尉侍中出為江州刺史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

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及東昏立聞京師大相殺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顥達懼禍舉兵反令長史庚弘遠司馬徐虎龍與朝貴書戰敗被殺

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睿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頹應禪從民搆此基業世祖武皇帝昭略通遠克纂洪嗣四關罷險三河靜塵鬱林海陵頓孤負荷明帝英聖紹建中興至乎後主行悖三才琴橫由席繡積麻筵淫犯先宮穢興閨闥皇陛為市廛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廝江僕射兄弟忠言屬薦

正諫繁興覆族之誅于斯而至故乃犴㙮之刑四剽於海路家門之釁一起于中都蕭劉二領軍並升御座共禀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几杖歡歌園藪絶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臺之路絶縉紳之儔纓組之閣罷金張之胄悲哉蟬冕為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坐且天人同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

今者五地自動昔漢池異色晉王因之見廢吳郡暫震步生以為姦倖况事隆于往怪疊倍于前處此而未廢孰不可與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正逆念剖心蕭衛尉蔡詹事沈左衛各負良家共傷時嶮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秀德沖遠寔允神器昏明之舉往聖流言今忝役戎驅亟請乞路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遣誠言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堅明

分見迎合揔勒偏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僧寄並已纂

邁旌鼓將及南兗州司馬崔恭祖壯烈超羣嘉驛屢至

佇聽烽諜共成脣齒荆郢行事蕭張二賢莫不按劒滄

風橫戈待節闔籤蕃守之儔孰非義侶我太尉公體道

合聖杖德修文神武橫於七伐雄略震於九綱是乃從

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無勞戈刃但忠黨有

心節義難遣信次之閒森然十萬飛旍咽于九派列艦

迷於三川此盖捧海澆熒烈火消凍耳吾子其擇善而

從之無令竹帛空為後人笑也南齊書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室

與從弟緯書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半成及坐始安王遙光繫尚方臨卒與緯書

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南史

崔覺清河東武城人

與妹書

覺為直閤將軍父慧景為平西將軍征壽陽謀廢東昏侯回軍廣陵向京師兵敗被殺覺亡命為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　按慧景本傳慧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開門納之尺牘乃以覺此書為恭祖與妹大誤

捨逆旅歸其家以為大樂況得從先君游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亦復何傷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

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南齊書

崔偃

上和帝白父冤書崔慧景授平西將軍謀廢東昏侯與子覺併誅覺弟偃為始安内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為寧朔將軍詣公車門上書申理詔報

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為憂而不以位為樂彼子然之舜甕畆之人猶尚若此況祖業之重家國之切江夏既行之於前陛下又

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芥之屈尚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冤尚望陛下理之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況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寔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聽並覲以詢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為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

釋必若不然俾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冦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申褒儀父之節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愚戇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

又疏

近冒陳江夏之冦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疎之罪也然臣所以諂凟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没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曲陛下

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元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為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冤魂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為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冤滯薦

達羣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心未嘗須史之間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顗冑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軍臣衍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為陛下瞥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

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為明孔吕二人誰以為戮手御麾㦤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為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為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寔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敗詒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恕探情無

玷純節今兹之旨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没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愴惻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為襃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為陛下計耳臣之所言非孝于父寔忠于君唯陛下熟察少留心焉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為戇也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

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為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為多感公聽並觀中人之冤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為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冤免臣兄之罪收往失發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寔可吠堯跖之客實可刺由又何況由之犬堯之客臣非忝生實為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寶莫復是加寢明寢昌不可不循寢微寢滅不可不慎惟陛下熟察詳

擇其東若陛下猶以為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為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臣不勝愚忠請使羣臣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人精賜本語僥幸萬一天聽昭然則軻沉七族離熠妻子人以為難臣豈不易

和帝詔報崔偃

具卿宼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

當顯加贈謚南齊書

蕭日南

上和帝中興二年二月監南兗州蕭日南上言

廣陵宣城内鑿井得鏤麒麟一枚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入梁歷江州刺史

答弟義宗書

景宗永明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居在雍州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

百萬欲埤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陵諮景宗景宗題書後答之義宗貪鏹遂成婚焉

買猶未得云何已賣南史

高爽廣陵人王儉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入梁歴晉陽令

答人書

爽博學多才有人送書與爽告躓云比日守羊困若爽答之

守羊無食何不貸羊粜米

謝赫

古畫品

夫畫品者蓋衆畫之優劣也圖繪者莫不明勸戒著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鑒雖畫有六法罕能盡該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唯陸探微衛協備該之矣然迹有巧拙藝無古今謹依遠近隨其品第裁成序引故此所述不廣其源但傳出自神仙莫之聞見也

第一品 五人

陸探微 事五代宋明帝吳人

窮理盡性事絶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非復激揚所能稱贊但價重之極乎上上品之外無他寄言故屈標第一等

曹不興 五代吳時事孫權吳興人

不興之迹殆莫復傳唯祕閣之内一龍而已觀其風骨名豈虛成

衛協 五代晉時

古畫之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迨爲兼善雖不說備形妙頗得壯氣凌跨羣雄曠代絕筆

張墨 荀勗

風範氣候極妙參神但取精靈遺其骨法若拘以體物則未見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厭膏腴可謂微妙也

第二品 三人

顧駿之

神韻氣力不逮前賢精微謹細有過往哲始變古則今賦彩製形皆創新意若包犧始更卦體史籀初改書法甞結構層樓以為畫所風雨炎燠之時故不操筆天和氣爽之日方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畫蟬雀駿之始也宋大明中天下莫敢競矣

陸綏

體韻遒舉風彩飄然一點一拂動筆皆奇傳世蓋少所謂希見卷軸故為寶也

袁蒨

北方陸氏最為高逸象人之妙亞美前賢但志守師法更無新意然和璧微玷豈貶十城之價也

第三品九人

姚曇度

畫有逸方巧變鋒出魑魅神鬼皆能絶妙同流真為雅鄭兼善莫不俊拔出人意表天挺生知非學所及雖纖微長短往往失之而輿皁之中莫與為匹豈直棟梁蕭

乂可搪揬璠璵者哉

顧愷之五代晉時晉陵無錫人字長康小字虎頭

格體精微筆無妄下但迹不逮意聲過其實

毛惠遠

畫體周贍無適弗該出入窮奇縱横逸筆力遒韻雅超邁絶倫其揮霍必也極妙至于定質塊然未盡其善神鬼及馬泥滯于體頗有拙也

夏瞻

雖氣力不足而精彩有餘擅名遠代事非虛美

戴逵

情韻連綿風趣巧拔善圖賢聖百工所範荀衛已後實為領袖及乎子顒能繼其美

江僧寶

斟酌袁陸親漸朱藍用筆骨梗甚有師法像人之外非其所長也

吳暕

體法雅媚製置才巧擅美當年有聲京洛

張則

意思横逸動筆新奇師心獨見鄙於綜採變巧不竭若環之無端景多觸目謝題徐落云此二人後不得預焉

陸杲

體致不凡跨邁流俗時有合作往往出人㸃畫之間動流恢服傳于後者殆不盈握桂枝一芳足懲本性流液之素難効其功

第四品 五人

蘧道愍　章繼伯

並擅寺壁兼長畫扇人馬分數毫釐不失別體之妙亦為入神

顧寶先

全法陸家事事宗稟方之袁蒨可謂小巫

王微　史道碩 五代晉時

並師荀衛各體善能然王得其細史傳其真細而論之

景玄為劣

第五品三人

劉項

用意綿密畫體纖細而筆跡困弱形製單省其於所長婦人為最但纖細過度翻更失真然觀察詳審甚得姿態

晉明帝諱紹元帝長子師王廙

雖略於形色頗得神氣筆跡超越亦有奇觀

劉紹祖

善於傳寫不閑其思至於雀鼠筆跡歷落往往出羣時人為之語號曰移畫然述而不作非畫所先

第六品 二人

宋炳

炳明於六法迄無適善而含毫命素必有損益跡非準的意足師放

丁光

雖擅名蟬雀而筆跡輕羸非不精謹之于生氣

南齊文紀卷七